

張大千作品選集

張
羣



**THE PAINTINGS
OF
CHANG DAI-CHIEN**

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

**TAIPEI, TAIWAN
REPUBLIC OF CHINA**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張大千作品選集

張彥



張大千先生近影





與張岳軍先生合影



▲ 郎靜山先生攝先生作畫神情



▶ 與畢卡索攝於法國

序

何浩天

藝壇宗師張爰大千先生，德藝兼修，譽滿寰宇，本館歷年來曾多次展出其作品，都轟動藝壇，盛極一時。這次歸國畫展之後，本館應中外人士需求，編印張大千作品選集，洛陽紙貴，自在意料之中。大千先生其人可以風世，其畫可以傳世，高人名作，相得益彰。

大千先生及其作品的偉大傑出，以他今日名滿天下，可以說尊之不足以加榮，時賢論者衆矣，何敢置喙？只是他獻身藝事人定勝天的成就，虛懷若谷奮進不懈的修養，古道熱腸爽朗豪邁的胸襟，赤忱愛國肝膽照人的風節，以及蜚聲國際舉世同欽的盛譽，有足述者：

說起大千先生在中外藝壇有今天「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」的成就，完全由於他自幼獻身藝事，畢生作畫，從畫家到大師，一輩子未離開藝術圈；更由於他不自恃天才，多看多畫，苦修勤練，終於成為融化古法，再造新境的劃時代大畫家。他自幼隨母習畫，立定了根基，成年之後，投拜曾農髯、李梅庵二先生門下，將前賢法度，融會貫通，所以在二十餘歲時，已經聲聞全國，抗戰期間，在敦煌石室，潛心揣摩了將近三年之久，對敦煌壁畫的研究，使他躍進一個新的領域，超越宋、元、明、清而上接北魏、隋唐。近十餘年來，他歷遊世界名勝，視野愈廣，胸中的丘壑更勝，他的畫藝，也建立了自我獨特面目，創造了邁古開新的風格。大千先生的作品，能有今天的成就，是從數十年不斷努力中得來，絕非偶然倖致。

大千先生虛懷若谷，奮進不懈的修養，最足令人仰慕。他已是國際聞名的畫家，中國藝壇的宗師，可是從不自傲，從不自滿，不自傲所以有謙謙君子的風度，不自滿所以有活到老，學到老，奮進不懈的修養。他對於文藝界，無論是國內的，國外的，只要是認識他的人，他總是推誠相處，如果請他評論某人的作品，必然就其長處力予表揚，對於前輩，由衷尊重；對於後起，誘掖備至。他的藝術有大氣磅礴之概，正是他的氣度與修養的表現，譬如四年前，美國舊金山第揚博物館爲他舉辦回顧展時，他寫了一篇文章，對畫壇諸友好，幾皆一一頌揚，分道其所長而自謂不如，可爲明證。大千先生在藝術方面奮進不懈的修養工夫，使他創建了獨特的畫格，近廿年來，他的作品，顯然有了很

濃厚的個性，其用潑墨所作的山水畫，我們可以不看畫上的題字或印章，而認定是「張大千風」，他的畫格雖然根植於他素所尊尚的石濤與八大的畫風，但他足跡遍及歐洲、南北美洲、印度等地，其所行的不只是萬里路，其所見的山水不只是中國的河山風物，其所看到的世界名畫，派別種類自然更非中國舊日畫家所能看到的，因此他的作品，已不囿於前人的法度，更不是效顰西人，而是把自己的傳統藝術，發揚光大，邁進新的領域，確是自成一格的中國畫。如果說中國文學與藝術的演變可分三個階段：首先求其「清新俊逸」，其次進於「瑰麗雄奇」，最後達到「蒼渾淵穆」。大千先生的畫，三十歲以前屬於第一階段，五十歲以前屬於第二階段；到他六十歲以後，飽經世變，人畫俱老，學問深邃，氣質淳化，萬象羅胸，一心獨運，筆墨之痕，與之俱化，這正是到達藝術蛻變的最高峯，也正是歷來畫家朝夕追求，皓首難躋的最高境界。

古道熱腸，爽朗豪邁的胸襟，是大千先生高出一般藝人的特長，他肯幫助朋友，凡是認識他的故交，經濟上遭遇困難，只要他知道，總是慷慨解囊接濟，自己沒有錢，也會送幾張畫，適時寄到，有不少當年老友，曾受過他的濟助。同道朋友開畫展請他品題，他都樂意照題。更有一次在台北朋友家吃飯，酒後興至，提筆作畫，為主人夫人諸公子各贈一張，了無所謂。儘管他近作潤格，在國際上曾有高達美金十萬元以上的紀錄，而對於義當贈畫的對象，都慨然捐贈，記得五十九年，大千先生首次回國，曾一口氣畫了十五張，寄贈前方將士。紐西蘭屋崙市立美術館函託本館價購先生大作，他為了支持本館促進中紐文化交流，慨然手繪六尺長的潑墨荷花，自美航寄本館無償轉贈。過去既以歷年創作國畫百有八幅，捐贈國家，由本館入藏，嗣又續贈新作交本館永久藏展。另對本館前館長包遵彭先生，效「季扎掛劍」遺風，在其去世後二年，補贈精作山水一巨幅，真是古道可風，其爽朗豪邁的胸襟，實非常人所能企及，無怪這位藝壇宗師，七六高齡，仍然身心康泰，能夠揮灑自如從事繪畫，其豪邁之氣，不減當年，殊令國人欣慰！

大千先生近二十餘年來，畫風丕變，境界一新，聲光所至，震耀國際藝林，西方畫壇怪傑，享譽半個世紀以上的畢卡索大師與他結交，互贈作品攝影留念，影響畢卡索晚年習用中國毛筆作畫，國際藝壇傳為佳話。他的畫曾在巴黎，紐約，柏林，倫敦，東京各地舉行個人展覽多次，每次都受到各國藝人的重視，因為受到國際人士的推崇，不只

是有許多人和博物館收藏他的畫，並且有許多專家或新聞記者撰述專文讚賞他的作品，他所經之處，無不受尊重，爭睹道貌岸然，飄飄欲仙的風采，儼然今日世界是「大千世界」，他確實成了一個國際藝人，即國際藝術界享有盛名，舉世同欽的國畫大師。

他的人格實亦孕含其畫格，他尚忠義，重節操，遇國家重大變難，他都站在正義與真理的一邊。論及畫格，張岳公在為他寫的展覽簡介寥寥數語中，有獨到深入的論評：

「大千先生天才卓犖，弱冠飛聲，始因石濤八大而上溯宋元，繼復由鳴沙石室以追三唐六朝之遺，融會前古，自成風格，喪亂以還，漫遊寰宇，搜奇探幽，心領神會，於是磅礴揮寫，超然象外，物我兩忘，繼往開來，信為不世之才」。

大千先生忠義的人格，也就是他所以被譽為「藝壇宗師」值得國人敬佩的重要因素。這裏，我想恭引教育部蔣部長彥士先生，在今年新春元宵佳節國內藝術界、文教界歡迎大千先生返國的茶會上，於頒贈「藝壇宗師」匾額後致詞中的一段話，結束本文對大千先生的稱頌：

「大千先生在繪畫方面的造詣，向有「南張北溥」（南方張大千，北方溥心畬」、「東張西畢」（東方張大千，西方畢卡索）之稱，享譽國際藝壇，是中國美術史上近百年來成就最大的畫家，本人不須再加介紹；最值得崇敬的，却是他反共愛國的忠義表現。大千先生不受利誘，不怕威脅，抗戰時期不附偽，戡亂時期不附匪，始終堅守大丈夫的獨立人格，做頂天立地堂堂正正的中國人。就是身在異邦，家門懸掛的是中華民國的國旗，家園栽植的是中華民國的國花，陳列的石頭，也都是由國內運去象徵中華民國的國土，平時穿中國衣，吃中國菜，過的更是代表中華文化精神純中國人的生活，像這次回國，第一件事，便是恭赴慈湖謁陵，在在表現忠貞不二的偉大人格，像大千先生，真是名符其實的藝壇宗師，畫家楷模」。

去年，本館盛大舉辦中西名家畫展，大千先生自美航空寄來自家珍藏和最近精作數十件參展。今年新春回國，又增添若干新作，本館特隆重舉辦歸國畫展，將兩次展出的傑作，徵得同意由本館選輯其中精品，編印「張大千作品選集」，並承總統府資政張岳公親為署端，尤感激無既。書成，欣逢 岳公八秩晉八米壽，謹獻此祝福 國之大老政躬康泰，福壽無疆！
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四月三十日

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何浩天序於台北南海學園

大千先生的藝事與節操

姚夢谷

張爰大千先生以繪事知名宇內，六十歲後，畫風不變，盛名滿天下。今春教育部長蔣彥士先生贈以「藝壇宗師」匾額一方，黃君璧先生評爲「實至名歸，當之無愧」。自非溢美之詞！

他九歲從母、姊習畫，已顯露其藝術天賦，弱冠隨二兄鬻畫春申，筆致秀拔，時賢目爲奇才，而他却自知天才不足恃，力主「七分人事三分天」，拜曾農髯、李梅庵二先生爲師，奮力讀書、習字、攻詩文，以餘力作畫，不涉外務。五年後，隱居松江，閉戶自修，在這段時期，充實學養，從經史中體悟爲人處世之道，陶鑄民族意識與節操。

在他寄寓上海的當時，老一輩的畫家如吳昌碩、黃賓虹、王震、商笙伯、馮超然、吳觀岱、以及謝公展、錢瘦鐵、吳待秋、吳湖帆、張聿光、馬孟容、賀天健、鄭午昌、陳小蝶、鄭岳……等人，或擅山水，或精人物，或長於花鳥，皆已各呈風貌。他一面從曾李二公處結識這些道長與道友，一面也與二兄善孖參加海上的藝文集會，遇到可以學習的機會，他不僅用心領悟，而且用功摹擬。在二十至三十歲時，對蘇杭京滬間著名的收藏家的精品，幾乎臨摹無遺。一個出人頭地的畫家，必然是聰明絕頂的人，祇憑天才而不痛下苦功，固然無法超邁時賢；但憑苦練而無天才，到頭來也祇是落入凡庸，未必佳妙。張氏有過人的天才，而不自恃，在青年時代就其所下苦功臨寫的作品中，不乏直逼古人而足以亂真的卷軸。從這一點，可見其攝受力與反應力之強！此外，他又與往古大家有着共同的特點，那便是追憶過去所臨古人名作，落筆背撫，多能形意俱賅，而不失神韻，這又可見他的記憶力非普通人可比了。民國十八年，當他三十歲時，受聘爲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的幹事會員，民國二十年，代表赴日展覽我國唐宋元明的名畫，次年卜居姑蘇，無不力事探求古人的精微。他對臨摹的看法，與當時主張革新的諸家頗有出入，他以爲「習畫應先審選一家，作爲楷模，從勾勒名迹入手，打定根基；漸次參考各家，以擴境界。但亦宜擷各家之長，切忌不問精粗，囫圇吞棗。最後要能化古人爲我有，創造自我獨特風格」。我們從他的作品來看，在五十歲以前，純然擷古人之長，化合而爲己有，三十至四十歲，浸淫明末四僧和青藤白陽而廢寢忘食，四十至五十歲

間，則遠走敦煌，摹繪元魏、隋、唐、五代壁畫達二年六個月，完成二百餘件。在人物畫方面，探索古人用筆、著色、構圖，使其原先滯留在明清乃至宋元的筆墨，又復上進一階。同時在山水畫方面，從明末四僧上溯元四家，直入荆關董巨之室，此一時期，他擷取各家之長，完全是一本原則的，一則根據我國繪畫源流，溯源尋本；一則依符性之所近和筆墨相投者，從而擷取。他所謂的「化古人爲我有」，即是將擷取的各家之長，融滙，陶煉，投以個性與理想，鑄而爲一。

他在二十歲至四十歲之間，畫面已具賓主、疏密、濃淡、輕重、抑揚、遠近、高低之妙。所運筆觸，亦復文而不弱，放而不野，沈著而清潤。到了五十歲，得讀書旅行之助，能於了解物理、觀察物態，體會物情，使「物」「我」之間，情致綢繆，進而囊括大地美點，據爲己有。乃復嘗試創造自家獨特風格，不與人侔。在這以前，他曾以潑墨畫出田田荷葉，發其內蘊的情思。五十初度，正逢大陸沉淪，隻身避難而出，由香港辟居印度大吉嶺，獨處異域，心情鬱結，終朝面對喜馬拉亞山南麓的山容山色，觀察體會世界第一高峯那種昂然矗立和磅礴的氣勢，於是「所養擴充，所覺淳熟」，開始放筆寫山水的沈鬱厚重，每覺傳統的皴法用之於林木茂密的熱帶峯巒，未能盡形亦未能盡意，而移用荷葉潑墨於山頭的構想，乃於此際進行醞釀。民國四十一年，他卜居阿根廷。二年後，移居巴西。又二年漫遊歐陸，在羅馬及歐陸逗留，他的山水畫中已屢見潑墨的運用。而潑墨畫荷，較之五十歲前的筆墨，更臻熟練，也有了定型。他在六十歲後，遨遊歐美各大城，舉行畫展，潑墨山水已成爲作品的主流。令人注目的，是他在潑墨的濃深處開始潑色，爲潑墨山水增益層次。此一風格的確立，以所作「四天下」爲代表。七十歲前後，他對僅施潑墨於縑素所形成的單調，感到未能盡意，乃以自家習用的傳統皴法配合破墨、積墨、潑墨與破色、積色、潑色構成「潑寫兼施」的山水。所作「長江萬里圖」和「黃山前後澥」，皆是他七十歲後的代表作，畫風又與純潑墨不同。民國六十三年春間，他突患心疾，要如往昔之奮勇精進，勢爲精神體力所不許，因此「潑寫兼施」成爲他定型的山水畫風，已可揣斷。

他的藝術造詣，得力於「七分人事三分天」之說，其實，他的天賦之高，在藝壇中是屈指可數的一位。他畢生以上智而自居下愚，不斷勤學，始有今日之成就。最難能的是他諳通經史，體悟人生真諦，進而強化民族志節，處處見諸於實踐。他稟性豪邁，嚴

別忠奸、敵我，大處絕不馬虎。例如：十七歲時爲強盜所綁，盜首延之爲師爺，優遇備至，他却虛與委蛇百日，乘匪不備逃出。隨其二兄善孖赴滬拜會、李二先生爲師，步入人生正途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，盧溝橋變起，北平淪入日軍之手，此時他寓居北平，遭日軍軟禁，威脅利誘誓不妥協，次年逃出日軍勢力範圍，間關遄赴川中，以一畫人參加抗日聖戰。

三十八年冬，大陸淪陷，他隻身由川中冒險逃抵香港，毛匪派人遊說，勸其返回大陸，均遭嚴詞斥退。次年居大吉嶺，印度承認中共，憤而回港。四十年，他的親侄心一、心德由川中來港，勸他回鄉，以保家人安全。這是一項嚴重考驗，而他却毫不思索地對二侄痛斥：「你們要我？還是要牠們？要我，就留下跟我走；要牠們，那你們馬上滾蛋，——休想騙老子回去！」二侄聞言深受感動，決心留侍在他身邊，隨侍著他，不再回去了。

當法國承認中共時，他命留學巴黎的女兒立刻到美國讀書。當聯合國負義排我之際，悲憤不食二日。後來日本田中承認共匪，他又絕食三日，憤極作詩誌慨。

他在美國加州所居的環華庵中，有石刻「梅丘」二字，自謂：「梅花是國花，愛梅即是愛國，園中植梅百本，在這動亂的世界裏，吾人應如歲寒之梅花，永保風節」，環華庵的後院就是「百梅園」，分別懸掛國旗，有人來訪，他便站在國旗下與之合影。其中訪客，不乏毛匪的統戰份子，他公開表示：「凡見我者，須在青天白日之下」！此語義含雙關，其主要示意是：不必鬼鬼祟祟地求見或密談，他爲百梅園賦詩云：「百本栽梅亦自嗟，看花墮淚倍思家。眼中多少頑無恥，不認梅花是國花！」他雖旅居海外，却心繫祖國。去歲四月上旬，驚聞總統 蔣公仙逝，他正臥病醫院，不克返國奔喪。今春元月，請得主治醫師同意，扶病歸國，冒雨謁靈，費七日之力，恭繪「慈湖圖」巨幅山水畫，以表永念。最近，他更毅然在台北士林購屋定居，與國人共度難關，以期早日反攻復國。

大千先生名滿天下，不待吾人之揄揚，其所值得揄揚之點，是始終熱愛國族，堅持節操，忠於藝術，無稍改移。卽此一端，已足令人欽遲無既！

丙辰仲春於台北碧潭之濱拾閒書屋。



慈湖圖

民國六十五年丙辰

Tzuhu, Lake Of Motherly Kindness

(90×180 cm) 1976





岳軍
長七
教正
己卯
秋
七
月
張
壽

將之香
澣過
渝州
鉅此



仿龍眠三高圖

民國三十年辛巳

Three Nobles In The Manner Of Li Lung-mien

(85×50 cm) 1941

櫻桃芭蕉

民國二十八年己卯

Cherry Trees And Banana Plants

(128×43 cm) 1939

三賢各有千秋在坡老
題詩故誼護昔年今張
昇所契年常松常畫

無筆生題 十點



筆已磨 芳林 題

